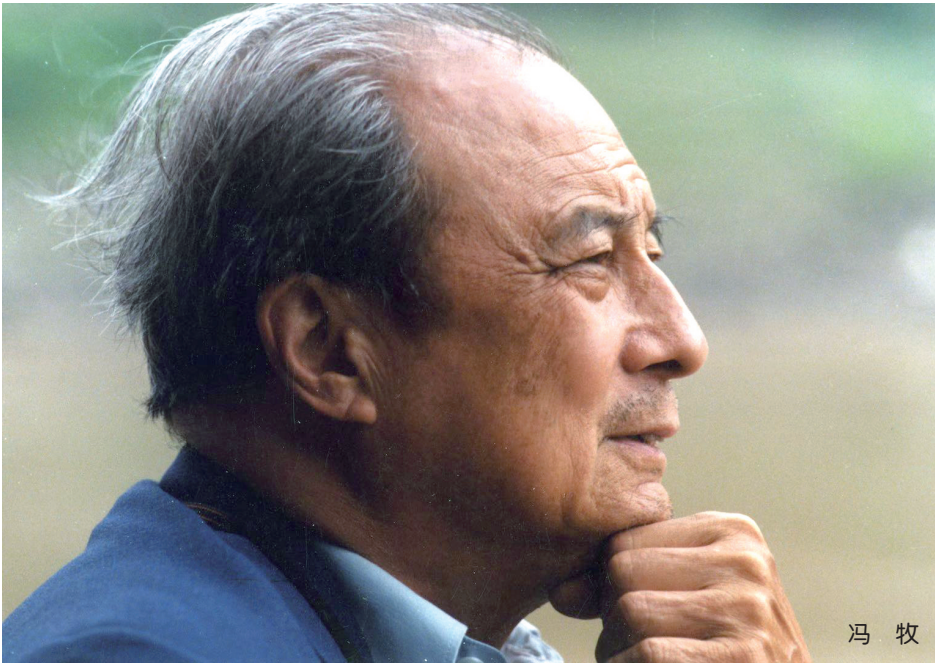


浅淡而又深厚

□徐怀中



冯 牧

我是从部队生长起来的,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得到了许多位领导的关心培养,扶持与提携,其中一位就是冯牧先生。

回忆冯牧先生,总觉得他与别的长輩老同志有明显不同,有什么不同呢?不妨用一句话加以总结,他是看似浅淡而又十分深厚的一个人。在我看来,这句话也可说是冯牧先生对人对事一以贯之的风格,是他特有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他接触,他不像通常人们那样笑脸相迎,紧紧握手,出语热情亲近。与冯牧见面,他很少主动搭话,或是问寒问暖什么的,总是点头一笑,随之便是一阵缄默无语。照例的一刻沉默,不会让你产生丝毫尴尬,感觉有些冷场,决不会的。这时候需要你即时提出话题,立刻就会引来对方一番侃侃而谈。彼此相知已深,不存在任何距离感,所有那些热情友好的言辞都可以省略了。

1950年初,我和另外一位同志从重庆出发,赶赴滇南小镇开远,去访问十三军一位战斗英雄,准备写一个话剧。接待人员安排我们暂时在军文化部长冯牧同志的房里住下来,冯部长正在昆明参加会议。几天之后他回来了,我们当然要赶快腾房子。可是冯牧同志无论如何不让我们搬,说他已经从昆明打电话来,另外安排了住处。他把两臂高高举起不住地往下按,强令我们不再争辩。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我们怀着愧疚之情占用他的房子,直到把剧本写完返回重庆。与冯牧先生初识,令我永远难忘。

1955年初,西南大区撤销,我处于待分配状态。恰好冯牧先生正在重庆陆军医院住院,他要人带口信给我说,希望能考虑到云南军区去。我虽然当即答应了下来,并不抱有太大希望,不想真的把调动手续办下来了。非常幸运,我被正式收编,进入彩云之南的冯牧军团麾下。这次调动,其实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西南军区政治部原定我到进藏部队一个团里去任职,如果那样,十有八九以后不会再从事文学写作了。

记得那年云南军区整顿机关工作,规定每天早八时之前必须到达办公室,从部、处长到参谋干事,都要亲笔签到,不许别人代签。冯牧同志本来起床很晚,这回他动真格的了,不必别人喊他,自己早早起床去办公室,一分一秒不推迟,在登记簿上写下冯牧二字。这在他来讲很不容易,每天都要下很大决心,因为夜间他照例要看书看过了十二点,不可能要他提前就寝。

冯牧同志签到以后,便从文件袋里取出一本书来说:“昨天晚上我赶着看完了这本书,不知你们看过没有?”随即就和大家讲起了他的读后感。回想他在“班”上讲过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说《嘉尔曼和高龙巴》,惠特曼的《草叶集》,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等等。“反右运动”中,加给冯牧好多条罪状,主要是说他推行一套所谓社会方式,放弃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原则领导。照这样讲,那可真是他要他的命了!冯牧此人的天性就决定了他不学不会高高在上,学不会板起面孔,学不会空洞说教。他自然而然地习惯于以文学艺术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去实现自己的领导责任。应该反过来质问那些当领导的,你能不能像冯牧那样,平等友好地去和大家一起探讨读书体会?你能不能像冯牧那样,亲自带领创作人员爬山涉水深入边防一线,直抵那些人迹罕至的边防哨所?假使对方尚有一点点良知,当会羞惭已极,抬不起头来。

冯牧先生1957年调任《新观察》主编,同年我也调《解放军报》工作。他先后住过景山东街吉安所、北长街

《新观察》宿舍,西四小拐棒胡同、王府大街街图岗胡同、西长安街木樨地24号楼,各处我都多次拜访过的。大家知道,冯家经常宾朋满座熙熙攘攘。什么时候去看望他,多半会有别的客人随后到来,有时候赶上好几波人。或者你一进门,已经坐满了人。一看时间过了十一点,大家先后离散而去,没有特别的事情,谁都不会留下用饭的。老爷子就那么一点工资,他招待不起。

正是在冯府作客,有幸认识了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大师。是谁从外面掀开了竹帘,悄不言声地进来了,不待介绍,我已经认出了程先生。富态憨厚的样子,显得那么魁梧健壮,我无论如何不能想象,舞台上一系列纯朴凄婉的古代女性形象,竟是眼前这位来访者扮演的。给我的感觉,程先生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中,他挂好了外衣和帽子,便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两位老友相聚叙谈,我居间在座很不合适,便即起身告辞。冯牧先生一如往常,要来只管来,要走就走,并无任何表示送送客人。倒是程先生谦和地向我这青年军人点点头,似是代表主人以礼相送。

冯牧酷爱程派艺术,曾向我们这些外行人宣讲过一出又一出程派戏,他形容程派唱腔的独特风格,恰如一江春水冲出三峡之后,如此开阔平缓,悠悠荡荡,一泻千里。相识多年来,从不曾听到他在器乐伴奏下正式演唱过,只是在讲解《锁麟囊》这出戏的时候,听他敲击着板眼,低声哼唱过几个唱段。虽是哼唱,腔腔韵味十足,低回婉转,似断若续,以沉重的胸腔共鸣取代脆音,给人以声乐之美的极大享受。

时间无情地流逝,决不肯稍作停顿。不觉已是1995年7月10日,冯牧先生住在友谊医院,我们夫妻两个前往探视。他一向体弱多病,记忆中曾到北京各大医院探视过的。所以总是存在一种侥幸心理,以为打熬一段时间,他又可以搬运着一叠一叠的书报文件回家去了。这次知道了他的真实病情,进入病房禁不住心怦怦地跳。冯牧先生从床头拿起一本书,用他颤抖的手,在扉页上写下了我们夫妇的名字,嘻笑着说:“对不起,把你们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我双手接过他的赠书——《但求无愧无悔》,吓了一跳,怎么竟会是这样一个书名呢!这句话不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终的遗言吗?

冯牧先生在他的岗位上奔忙一生,朋友圈内无人不晓,他却一生寄情于山水之间。谈起“彩云之南”,他总是双目闪烁着醉洋洋的光亮,让你会深切感受到,他对大自然抱有无限热爱与深沉的敬畏之心。惟有如此矢志不渝的博大情怀,才可超越他实际体能,先后五次踏访云南边疆地区。其中一次为时一年之久,行程上万公里,最后一次成行,他已是将近70岁的人了。我不知道还有哪位作家能够如冯牧先生,以书写大地山川为永久主题,交出了颇富于地理学考察意义的一系列游记美文。

他与明人大学问家徐霞客相随,“达人所未达,探人所之未知”。古时交通条件更为艰难,徐霞客到达滇西北丽江,距离金沙江“虎跳峡”仅三日路程,却失之交臂。在《徐霞客游记》中缺失的这一处充满了神秘意味的人间名胜,在冯牧的《虎跳峡探踪》中得到了补救。他生前仅出版了两卷散文集,还有近百万字云南采访手记,有待先生的后人整理出来,让我们翘首以盼。

冯牧先生并未远去,是他第六次整装启程了。你眺望彩云之南那山重水复深处,便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他匆忙赶路的身影。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举办了許多庆祝活动,对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发展进行不同层面的梳理和总结,文学创作也在这及时的梳理总结中面对新时代的发展而进一步理清和确立了工作思路和前行方向。但会议上谈文学创作繁荣的居多,言理论评论贡献的较少。事实上,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尤其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发展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的恰恰是当时的文学评论,我以为,如若没有包括冯牧同志在内的那一代文学理论评论家的思想推动,今天我们的文学面貌也许不会如此饱满丰富。我们的文学发展也许不会如此迅疾而扎实地站在一个被称作“高原”的高地上。所以,我想以1978年至1984年这一段时间为节点,以“新时期之初作为评论家的冯牧”为题,谈一谈冯牧同志对新时期文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在1978年第4期《文学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冯牧同志率先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这在当时不仅是文艺批评的首要任务,而且关乎着文艺的发展方向。当其时,文艺刚刚打碎“精神枷锁”,迎来思想解放,如何将万马齐喑、百花凋敝的局面变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如何总结历史、反映现实,作家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仍是“心有余悸”,冯牧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扫除帮风”,主张“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力量”,在“文艺界的各个领域里造成一种正常的、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批评、探讨、辩论的气氛”,提出“文艺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浇花除草”。并进一步指出,以“实践的尺度”作为评判文艺作品的标准尺度,并前瞻性地提醒道:“如果我们只有兴趣于少数成熟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与分析,而不去关怀那些每每每日都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的幼苗和花苞,如果我们的文艺批评不能同文艺创作一样地时刻和火热的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我们的事业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我们的队伍也将停滞不前,最后必将走上一条同我们的愿望大相径庭的道路。”这些40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就是在今天,于文学、于批评也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冯牧如是言,更如是做。比如他对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推崇,之前他并不认识蒋子龙同志,只是1976年读过其《机电局长的一天》后,对另一位同志说过它是“一篇反映工业战线生活的好作品”。同时认定它出自一位“严肃的、有才能的作家”。围绕《乔厂长上任记》的争论,包括对蒋子龙本人也有些争议,1979年冯牧撰文,文章第一句就是“我很欣赏蒋子龙同志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并对有些评论只允许歌颂,“不赞成反映和回答生活中尖锐的冲突和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乔厂长上任记》的成就,正在于它“既塑造了光辉的形象,又暴露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弊病,两者结合得很好”。一方面肯定了“作者以难能可贵的艺术家的勇敢,用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当前工业战线的矛盾和斗争,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有血有肉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典型形象——‘乔光朴’”,并指出“乔光朴形象的出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在文中热情地称之为“具有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国家的脊梁骨”。另一方面,他对文艺批评的开展也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分析探讨作品时可能会有片面性也可能会有错误,但不能脱离作品实际,若从作品中不存在的情况出发而对小说进行指责,显然是对文艺批评的正常途径的脱离,这些思想都体现出一位坚持原则而又心怀善意的评论家的正直品格。

冯牧对作家的发掘,蒋子龙不是孤例。他在1982年8月写下的《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一文中,表达了对当时并不知名的部队青年作者李存葆的惊喜。而阅读《十月》编辑部同志送来的这部小说之前,他曾主观地推想,“那种篇幅和规模较大、能够在广阔的生活范围中,通过丰满的艺术形象,用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再现”战争历史如《西线无战事》那样的作品,一定会出现,但“对丰富的生活与思想内涵进行深刻的艺术概括”需要作家投入较长的时间。所以他的期望一开始并不是很高。但一读之下,他被小说中的真切生动的人物和动物人心的命运所吸引,打动,质朴的力量,感奋的情感,一再地中断冯牧先生的阅读,他写道,“这部新人新作,这部显然决非无懈可击的作品,却使我像一个天真的少年读者那样一再地流下了眼泪,而且为它度过了一个心潮激荡的不眠之夜”。尽管如冯牧文中指出的,这部作品在结构、文字和细节上都可以找到“一些不足的瑕疵”,但整部作品所塑造的有声有色的人物形象、所描述的富有强烈生活气息的场景以及所透露出的崇高的思想情愫,都使他认定这是“一部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的、很有思想分量和艺术深度的成功作品”。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满怀期望地写到,“我时刻都在想着一件事情: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应当迅速地创造出第一批一批无愧于我所见到的英雄战士这样的典型形象,不是普通的人物形象,而是把这些英雄战士身上所展现的瑰丽而又崇高的思想、性格、品质、情操化为血肉和灵魂的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是“体现着我们时代光彩的新人形象”,是“无愧于我们时代英雄称号的人物形象”,所以当他看到梁三喜、赵蒙生,看到靳开

新时期之初作为评论家的冯牧

□何向阳

来,倍感欣慰;而在分析这些英雄的新人形象同时,他还以浓重的笔墨分析了梁大娘、玉秀两个农村妇女的形象,他写到,“这两个人物,准确地、形象地体现了中国农村劳动人民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最瑰丽和宝贵的思想品质。有了这种品质,我们的人民就会永远坚强地屹立在祖国的大地上;这种品质,犹如曾经给赵蒙生以哺育的梁大娘的奶汁,将会永远给人们带来健康的营养,带来坚强的意志和力量”。我们从中看到冯牧先生对“年轻的战士作家”的艺术褒扬,同时,我们更感受到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他的思想中的对于人民的自然热烈而朴素真挚的深情。我以为,这篇文章在新时期所起到的对于文学创作道路、人物形象塑造的引导作用以及一位评论家的深挚的人民情怀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情怀,冯牧同志对于从最基层的人民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关爱有加。1983年第6期《文艺报》发表了他对史铁生的评论。那时的史铁生还是一位不为许多人熟知的作者,而且在一大批青年作者中他发表的作品非但不多,早期的多部作品还引起不少争议,但就是如此,一方面,冯牧先生指出其“有些作品并非无可议议甚至有着明显的缺陷”,同时另一方面,他表达着对其写作的欣赏。他写到,“我不得不为作者在描绘某些独特生活环境时所显露出来的那种敏锐而细微的艺术感受能力而感到惊讶。”他说,“我在这些并非完美的作品中,看到了那种在青年作者中并不多见的我们习惯地称之为‘才华’的闪光”。所以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发表,他是那么振奋,称其是一部“洋溢着对我们的土地和人民耿耿深情的短篇小说”,并认定它“必将为我们生活中世代绵延下去的这些把自己生命根须深深扎在民族土壤之中的普通劳动人民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事业获得了最深厚、最牢靠、最富有潜力的根基”。正是这种人民情怀,使得冯牧一方面对新人新作中出现的人民百姓的形象感佩万千,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平民出身的新的写作者的作品在关注与重视上能够做到不遗余力。如史铁生,冯牧坦然承认,“我不是史铁生一切作品的欣赏者。我对他前几年某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多少有些阴冷、忧郁的感情,尽管可以理解,却是不以为然的。”但就是这样,他从这位年轻作者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感知到,“一个能够以那样真挚的感情来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的人,一个能够在那样的历史高度来对自己经历过

的生活进行再思考、再认识、再发现的人”,他相信自己也请大家相信,“像史铁生这样的年轻人,像他这样饱经忧患而又树立了信念的年轻人,是会自己选定和走向日益宽广的康庄大路的”。冯牧同志提携的青年作家还包括当时大连工人作者、写出了《迷人的海》的邓刚等同志。在此不一一列举。以上只是他于1978至1983年大量评论文章中的几篇,但已足以说明一个负责任的文学评论家在他那个时代所完成的使命。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实绩有目共睹,但面对新时期之初兴旺活跃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如何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评论家和作家如何做

到互相支持,相助以志,冯牧先生先以他的文与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支撑他去这样做的也是他自少年始就建立起来并一直追求的思想信念和理想信仰,“我们的文艺应当是高尚的、优美的、同人民的命运和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艺”。(冯牧《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局面》)基于这样的信念,他才会创造性地提出,“文学评论是以分析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形象为己任的,因此,一个文学评论家,如果不热心于深入生活、认识生活,到头来恐怕也只能写出一些于作家并无好处的隔靴搔痒的文字来。”他强调,“我们沸腾的绚丽多姿的现实生活所发出的召唤,是对我们一切文艺工作者发出的,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面对现实的召唤》)杜勃罗留波夫曾说,“作家应有一种令人震惊的能力——他能够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那正在飞驰过去的生活现象,把握它的全部完整性与新鲜性,把它保持在自己的面前,一直保持到它整个都属于艺术家所有”。评论家也一样,一个优秀的评论家能够在对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正在飞驰的文学现象,而把握其完整性与新鲜性,冯牧同志是这优秀者中的一个代表。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冯牧一代评论家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他们不像作家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那样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他们更像是文学这有着绚丽色泽的锦缎织就的华美光彩的起着支撑作用的“里子”,往往,在历史的文学长河中,他们虽长期做着引领风尚、推波助澜的无私工作却大多保持着沉默而谦逊的品性。文学能有今天的繁荣,某种程度上正得益于有这样的一种人格存在。于此,我怀念冯牧,和他所代表的文学精神。

宁夏文联主管主办 **朔方** 2019年 第二期要目

特稿 滋育型经典与《静静的顿河》…… 李建军
面对时代的写作…… 马启森
中篇小说 老鹰…… 光未然
短篇小说 高音…… 陈登
银川今夜会下雪…… 周宏亮
乡关何处…… 周宏亮
十三香…… 赵军民
散文随笔 文艺苑外行迹(五则)…… 聂鑫森
玛勒奇·奥登…… 铁穆尔
每天穿过春熙路…… 彭家河
长城关…… 郭可峻
无视青草的春天(外一篇)…… 李翔宇
诗歌 人在苍茫(组诗)…… 高凯
零件(组诗)…… 单永珍
须晴日(组诗)…… 段雪舟
桦树的声音(组诗)…… 雪舟
悦读 读鲁迅诗歌札记…… 王庆同
评论 构建精美的西部散文大厦——西部和西部散文…… 史小溪
追索与救赎——陈继明长篇小说《七步镇》阅读札记…… 杨森君

地址:750004宁夏银川市文化东街59号 月定价:10.00元
邮发代号:74-2 电话:0951-3971035

《长篇小说选刊》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

2019年第2期(总第85期)

长篇小说

阿来 云中记
阿来 不止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
——有关《云中记》的一些闲话(创作谈)

赵依 簌簌有声庄重悲恸
——阿来《云中记》的“执”与“成”(同期评论)

冯骥才 单筒望远镜
冯骥才 《单筒望远镜》的写作秘密(创作谈)
潘凯雄 “单筒望远镜”的过去及未来
——评《单筒望远镜》(同期评论)

王松 荣誉
王松 三个终极问题的第一个(创作谈)
黄桂元 穿越历史烟尘的“刀锋叙事”(同期评论)

佳作推介
王十月 如果末日无期(评论:傅爱毛)

邮发代号:80-355。双月刊。定价:33元。页数:352。
邮箱:cpjxsk@126.com 网址:http://cpjxsk.com
微博:@长篇小说选刊 公众微信:changpianxiaoshuo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
邮编:100125 邮购电话:18801305358 010-65019521

文坛纵横 文学的世纪之交与“80后”的诞生(上)
——文学史视野:从一个案例看一个时代…… 吴俊
世界的轻重缓急及其想象方式——三次元与二次元对话的可能性…… 张柠
莫言研究 作家怎样给人穿衣?…… 郁元宝
作为方法论的“六道轮回”——论《生死疲劳》对传统叙事的改造…… 褚云侠
重返原型的世界——试论《十三步》的神话结构…… 赵坤
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 贾平凹《高兴》与《土门》的英译对比研究…… 梁红涛
小说家档案 主持人的话…… 王瑜舟
——于可训
站在边缘的位置打量生活…… 钟求是
小说家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精神障碍…… 钟求是
词语的人格邦:在文字搭起的世界中徜徉…… 徐正勇
鲁敏评论小辑 人格象征与精神分析的小说范本——鲁敏《奔月》论…… 彭正勇
鲁敏小说的死亡书写…… 赵黎波
荷尔蒙的进发与超克——论鲁敏小说的欲望叙事…… 李彦琳
徐兆寿长篇小说《鸠摩罗什》评论小辑 新人文写作:叩问当下生活的价值…… 彭晨嘉
历史重述中的精神苦旅…… 杨华
文学的世界性与神性…… 郑延远
关于信仰的拷问…… 朱凌

小说家作品研究 感觉意识形态与风景的象征世界——欧阳黔森文学创作论…… 颜水生
草原的守望者——胡学文小说论…… 杨立
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影响——论范小青的长篇小说《灭活》…… 贺绍俊
《考工记》:王安忆坐实的上海生存…… 刘巍

近来,有关单位读者反映,有人冒用本刊名义征集稿件。本刊声明如下:
1.本刊未设立其他采编点或分支机构,也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小说评论》杂志;2.本刊唯一办公地为西安市建国路83号,联系电话为029-87428615/87428476;3.本刊投稿邮箱更改为xsp11985@vip.163.com,原xsp11985@163.com邮箱作废;4.本刊对冒用本刊名义进行收费和征集稿件的单位和个人将保留追究权利。
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注意,谨防上当受骗。本刊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小说评论 二〇一九年第二期要目